

---

ICANN69 | 社群日会议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与 NCSG  
中欧夏季时间 202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 12:00 至 13:00

弗朗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本次会议即将开始。  
I.T. 人员，请开始录音。

[本次会议正在录音]

弗朗克·卡拉斯科:            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 202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的 ICANN 董事会与 NCSG 联合会议。

我是 ICANN 工作人员弗朗克·卡拉斯科，将担任本次会议的远程参会经理。

在开始之前，我想提供一些简短的信息。请注意，本次会议是以 Zoom 网络研讨会的形式举行的。注意，本次会议的发言专为促进 ICANN 董事会和 NCSG 成员之间的互动。

因此，我们今天将这两组成员上升为专家组成员，他们是唯一能够发言的成员。

我们的专家组成员，请你们在 Zoom 中举手，以便加入发言队列。所有专家组成员都默认静音，所以在得到发言机会后请自行取消静音。

---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

在发言之前，请确保你的所有其他应用程序通知都调成了静音，并清楚地报上的姓名和所属机构，以方便记录。

请注意，董事会只接受来自参会选区的问题。因此，本次网络研讨会禁用了问答栏。

本次会议包括实时转录，你可以点击网络研讨会工具栏上的“隐藏字幕”按钮查看。你也可以使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文、阿拉伯语和俄语的同声传译服务。请查看聊天中发布的信息，以便了解如何使用这些服务。

本次会议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在聊天中发表评论。为此，请使用下面聊天框中的下拉菜单，选择“回复所有专家组成员和与会者”。这也将允许每个人看到你的评论。请注意，Zoom 网络研讨会中只有专家组成员之间可以进行私人聊天。因此，专家组成员或标准与会者向另一位标准与会者发送的任何消息也会被其他所有人看到。

请注意，本次会议将进行录音，聊天会话会进行存档。

最后，我们恳请参加本次会议的每个人都遵守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你可以在 Zoom 聊天中提供的链接上查看这些标准。

我就说到这里，现在有请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发言。

马腾，请讲。

马腾·波特曼：

谢谢弗朗克。

大家上午好，无论你们在哪里。大家上午好，晚上好，下午好。

非常期待与 NCSG 的会议，NCSG 是共同组成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结构的众多选区之一。董事会也期待和其他选区联合召开会议。

代表董事会方面主持本次会议的最佳人选是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马修，接下来可以请你主持吗？

马修·希尔斯：

多谢，马腾。很高兴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你们知道，我们，董事会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及时了解 NCSG 并与 NCSG 进行良好的讨论。

我们很喜欢它的一点是，它是一个讨论，而不仅仅是你来我往的问答。接下来，我要有请丝黛芬妮 (Stephanie) 介绍对董事会的第一个问题，之后贝基 (Becky) 会发表意见。然后，我们可能会互相交流意见，然后再继续后面的议题。

丝黛芬妮，先请你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丝黛芬妮·裴琳

(Stephanie Perrin):

好的。非常感谢，马修。我是丝黛芬妮。

我们当然期待此次你来我往的对话。我们的每个问题都有不同的发言者。

第一个发言者米尔顿·穆勒 (Milton Mueller) 将引导接下来这个问题的讨论。

所以，米尔顿，我希望你在这里，下面交给你了。

米尔顿·穆勒:

好的。谢谢。我是米尔顿·穆勒。我在亚特兰大的乔治理工学院，曾经是 EPDP 的成员。董事会的各位，你们好。

看到马跃然 (Göran Marby) 在 10 月 2 日发给欧盟委员会的一封信，让我们有点惊讶。他说，“为应对法律明确性的提高，社群建议 SSAD 应该更加集中。”

而事实并非如此。《建议 18》中完全没有说它将变得更加集中。

我来读一下相关的文字部分。它说，“章程必须允许委员会” — 这个委员会是指进行所谓变革的委员会。“章程必须允许委员会处理涉及 SSAD 的任何运营问题。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水平协议、集中化/分散化、自动化、第三方目的、财务可持续性和运营系统增强等主题。”

---

那么，你能不能向我们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这样误解或歪曲 EPDP 的建议结论？

马修·希尔斯： 跃然，接下来请你回答。

马跃然： 早上好或晚上好。我这里其实是晚上。并且  
谢谢，米尔顿。我总是很高兴 —

>> 您已达到记录留言的最长时间。如果对您的留言满意，请按 1。要聆听您的留言，  
请按 2。要删除和重录，请按 3。

马跃然： 我不知道。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可能是米尔顿想重录他的留言。

>> 您还在吗？您已达到允许记录留言的最长时间。如果对您的留言满意，请按 —

---

马跃然：                    实际上我认为那不是我。

米尔顿·穆勒：              我要说，我对我的留言很满意。

[笑声]

马跃然：                    我总是很高兴收到你的问题，米尔顿。我从不认为你给我的问题是在“找茬”。

好的。让我们退一步说。我想不管我们对 WHOIS 和 GDPR 的看法如何，有一件事我们大家都同意，那就是 GDPR 中存在一些未知数。正如我们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们不能确定将 SSAD 构建成（听不清）建议是不是合法的。我们现在的工作是要确保依照书面建议构建的 SSAD 实际上是合法的。

这有几个问题。首先，SSAD 代表一种集中化。它是一个集中接收系统，用于 — 它是一个集中接收系统。这就是集中化。现在不是直接向签约方索取敏感信息，而是进入一个系统。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弄清楚。

而且它实际上 — 很多问题和我们在草莓模型中碰到的问题相同。

所以 — 因为我们需要确保 — 比如说像国际数据传输这样的事情。可以这么做吗？米尔顿，我看到你写了“是”。这就是集中化。所以我想你现在同意我的观点了。

[笑声]

这就是集中化。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称它为一个混合系统。

米尔顿·穆勒：

好吧，报告中写的是“混合”。报告中写的是“混合”。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花了几天到几周的时间来对它进行一个折中。所以我们对此不要有任何怀疑。

马跃然：

谢谢你，米尔顿，感谢你对 EPDP 工作的解释。

我的意思是，我们之所以向数据保护机构和欧盟委员会提问，是因为在法律上对这样做的可能性没有明确的规定。

此外，回到董事会的决定上，在我们制定临时规范，或者实际上是临时规范的背景信息时，我的意思是，当涉及到法律解释时，我不会偏袒讨论中的任何一方。我只想得到法律上的明确性。

欧盟委员会、立法机构或数据保护机构可能会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会获取比如说执法数据，这没问题。那样我们就没有法律

---

上的明确性，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做更多的事情。我们可能会提高法律的明确性，甚至改变法律。

我认为这是 — 对我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人们一直在试图使用 — 你不能建立一个技术系统来规避法律，法律中存在一些未知数。

所以我们一直在把关同一件事，就是为 ICANN 社群提供法律上的明确性，让他们能够做出决定。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你十分清楚这点，米尔顿。非常感谢。

马修·希尔斯：

你想再谈谈这个问题吗？还有没有其他人要补充的？

米尔顿·穆勒：

我只想说，关于 SSAD，无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这一点有待商榷，但是在报告中没有承诺随着法律不确定性的降低，将加强集中化。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表述。

马跃然：

你说 — 请允许我回答一下。你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还有待商榷，我想大多数律师和在这方面帮助和指导我们的法律人士都同意，这里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所以这里真的不需要再议。



我 — 我可以最后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因为当我们进行这些对话时，往往会变得很复杂。我想，我已经说过，我现在算是退出了自己的角色，在不涉及 GDPR 的情况下，进行这些对话是公平的。我从一开始就说过，我认为这个来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社群实际上可以进行一个关于政策或工作的讨论，提出我们要看到在隐私权和透明度要求之间达到平衡。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讨论。只是很难把它放到立法之下，因为这是一项很新的、没有经过检验的立法。

没有任何一个签约方因为这个问题被告上法庭。我们在德国两次试图得到一些答案，但我们无法 —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答案。我们和冲突各方一起做了这个努力。

因此我认为 —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希望我信任的 ICANN 社群，可以就隐私权与透明度要求进行对话，因为 ICANN 不仅有 WHOIS 系统。我们的 WHOIS 系统甚至不在 ICANN 内，但我们有数千个名称数据库。

而且我认为，如果 ICANN 社群能够提出来，世界都会变得美好许多。

马修·希尔斯：

谢谢老板。

我看到丝黛芬妮举手了。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谢谢你，跃然，谢谢你回答这个既难又不相干的问题。

请在记录中表明，我同意米尔顿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它谈到了一个更广泛的关于整个 EPDP 的问题，毫无疑问我已经一再苦口婆心地指出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正努力遵守一项法律。就像你说的，它是新的法律，但它肯定没有那么新，因为大多数原则、术语以及有关它对 ICANN 适用性的问题都不新。过去 20 年来，它们一直都存在于指令之下。只有执行工作是新的。这是夸张的说法。

但问题是，我们曾建议设立某种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这一事项，我认为我们从来没有对此提出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因为事情当然会不断发展。而且，在接触监管机构，比如欧盟委员会，当然还有欧洲数据保护理事会时，我们的措辞极其重要。而“集中”这个词是相当有问题的，因为大多数人会认为这表示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地方。人们仍然是从数据库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还没有弄清楚我们业务的分散性质，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注册服务机构是控制者。

所以我认为从中可以得到的经验是，我们可以看看人们如何谈论我们的政策，那将会很有帮助。我知道这是对你们如何写信以及董事会如何管理相关讨论的一种冒犯，但是，对那些已经在 EPDP 身经百战的人来说，他们有能力组建一个委员会，这样至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哪里存在陷阱和危险。我不知道是

谁写的这些信，但多利益相关方社群肯定对此事的描述有一些看法。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丝黛芬妮。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其他意见吗？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

我没看到其他人举手。

丝黛芬妮，你要给我们介绍下一个问题吗？

丝黛芬妮·裴琳：

好的。实际上 — 我是丝黛芬妮。这是一种很好的转折点，因为当然，跨境数据流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互联网和管辖权项目的工作，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尽可能地密切关注这项工作，我们知道 ICANN 已经做出了贡献；你知道，派董事会去那里，在上面花费了资源。我们想知道你们得到了什么样的产出，因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刚有了著名的施莱姆斯二世 (Schrems II) 裁定，这个裁定研究了跨境数据流和隐私盾的可行性，我们预计这个问题不会消失。

---

我们也知道，欧洲理事会正在就下一轮网络犯罪条约进行谈判，这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在 SSAD 的语境下如何在 ICANN 管理这个问题。

所以请告知你们知道的情况。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丝黛芬妮。

我想马腾要来回答这个问题。

马腾·波特曼：

好吧，谢谢。的确，我认为互联网与管辖权政策网络一直都很有趣。在加入董事会之前，我就已经参与过，我发现它是一片讨论重要议题的沃土。所以 — 而且我很高兴在那里找到了我们社群的许多其他同好。

所以我认为这个网络虽然不在 ICANN 系统内，但它确实为人们提供了一起学习和讨论，并把经验带到 ICANN 系统的理由。

我们当然没有和这个网络签约，要求它为我们提供解决方案，但是，的确，我个人觉得参与其中学习并与其他人互动是很好。通过这种方式，我认为它还可以为那些感到被召唤参与和与他人接触这些主题的人服务，这些主题不仅是在域名上，而且是在数据和内容上，这些领域在某些方面是相关的，但肯定不是全都属于 ICANN 的使命范围。

---

希望这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

其他人想对互联网与管辖权发表一点看法吗？

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我想知道的是在这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因为很难判断从 —  
我没有批评的意思。我注意到它是一个 —

马腾·波特曼：

好的 —

丝黛芬妮·裴琳：

（听不清） —

马腾·波特曼：

噢，抱歉。

丝黛芬妮·裴琳：

这个小组没有很好的代表性。事实上，我不知道有谁在里面，  
但如果有成员在，请告诉我。

---

我只是想了解那里的情况。我们解决了其中的任何跨境数据流的问题吗？有没有一些提案呈交到正在谈判的网络犯罪条约小组？因为我知道我以前的同事来到渥太华参加会议，如果有什么进展，可以分享一下。据我所知，有一个讨论是通过网络犯罪条约使 WHOIS 数据处理成为 GDPR 下的一个法律依据。这将是一些 — EPDP 或许可以为相关条款的起草提供一点帮助。

所以这就是我好奇的地方。

马腾·波特曼：

我认为我们无法在这个网络中找到答案，但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所以也许其他人可以回答一下 ICANN 内部如何看待这些事情。

我看到，克里斯，你举手了。

马修·希尔斯：

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好的，谢谢马修和马腾。

丝黛芬妮，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些误会，但 ICANN — 我曾以个人身份参加过互联网与管辖权 (I&J) 会议。我知道马腾还有其他一些人可能都参加过。我知道 ICANN — [咳嗽]抱

歉 — 至少在早期，提供过少量的赞助资金。但是，ICANN 和 I&J 项目的工作之间毫无联系，因为 ICANN 和我们作为个人并不比其他人掌握到更多的情况。它是开放透明的，我没有 — 据我所知，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任何电子邮件清单。

所以我不能 — 我的意思是，到我这里的任何信息，也会到电子邮件清单上的任何其他那里。所以，没有什么 — 我的意思是，最好的办法是联系贝特朗 (Bertrand)，向他索取信息，因为这是他的项目，很大程度上是他的项目，而不是 ICANN 的项目。

希望这个回答对你有帮助。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克里斯。我看到凯茜 (Kathy) 举手了。凯茜，然后是米尔顿。

凯茜·克莱曼

(Kathryn Kleiman)：

我是通过聊天发言。大家好。凯茜·克莱曼。感谢本次会议。

关于互联网与管辖权的参与者多样性，我有一个问题要问马腾。我确实很早就参与了，但是要同时参与它和 ICANN 的流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也是贝特朗正在运作的事情。我发现它并不像克里斯说的那样开放和透明，也许现在是。

所以我想知道，马腾，你对互联网和管辖权的代表性平衡有什么看法。哪里 — 比如，它需要公民社会或非商业社群做些什么，以及 ICANN 和互联网与管辖权之间有哪些交叉？早期它其实是没的。谢谢。交给你。

马腾·波特曼：

我想克里斯说过了。互联网与管辖权正在运行，我们中的一些人参与过。而且可能有一些讨论也是 ICANN 感兴趣的，并且可以为 ICANN 的一些问题提供参考信息，但它不是由 ICANN 管理的。

我本人到了那里之后，发现周围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而且我从贝特朗那里了解到，他寻求多样性。但他没有邀请 ICANN，不过他在那里做得很好。他在利用这个网络做他的事情，并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这是世界上众多的平台之一。而我认为，对于那些觉得它可能有用的人来说，确实可以好好利用它。

所以就像克里斯说的，这些问题其实要问贝特朗。我们并没有和互联网与管辖权签约。而我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参与，是因为我们觉得这对我们自己掌握一些信息很有用。



---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参与情况。希望这样讲对你有帮助，凯茜。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

米尔顿，我看到你举手了，之后我们也许可以继续下一个问题。

米尔顿·穆勒：

我只希望我们尽快结束这个话题。我觉得要点已经讲清楚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会出现在议程上。那是贝特朗的网络。ICANN 董事会不对它负责，所以让我们继续，好吗？

我们能不能真正 — 稍微关注一下运营设计阶段，这是一个复杂的主题，也是你们对我们提出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把运营设计问题上升到议程上？

马修·希尔斯：

米尔顿，请允许我说一下。我们还要回答下一个围绕 Google Docs 的问题。这个回答会非常简短。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先稍微谈谈它，然后进入另一个议题，日后总是可以再回过头来更详细地谈谈 Google Docs，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

---

凯茜·克莱曼： 我是凯茜。我可以先介绍一下 Google Docs 的问题吗？

马修·希尔斯： 好的。我们现在讨论。

凯茜·克莱曼： 我可以说说它的背景吗？

马修·希尔斯： 可以，请讲。

凯茜·克莱曼： 好的，太好了。马修，谢谢。那么首先，我是凯茜·克莱曼。我来自华盛顿地区，这里仍然处于基本停工的状态。周围都很安静。我希望你们和你们的家人以及社群一切顺利。

所以这里，不仅仅是关于 Google Docs。而是关于过去几轮评议中，评议流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所以我想先介绍一下，评议是 ICANN 流程的秘密武器，对吧？我们希望听到来自社群的意见。我们有一个核心小组，他们在做一些艰苦的工作，深入分析技术、政策，有时还有我曾经联合主导过的权利保护机制、法律。

---

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结果尽可能得到更多团体的评审，既触达 ICANN 社群的边缘，又触达普通的互联网社群。这意味着要让评议流程尽可能简单；但是，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我们使它变得尽可能困难，我不明白为什么。Google Docs 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我們有一个系统，把报告和问题分开。

于是工作人员制作了一个模板，但问题是它缺乏背景。你甚至看不到建议。所以你必须来回点击大约 40 次才能查看文件。这样就很难让一组人创建评论，然后让很多其他人快速评审，加入他们的专长和知识。

在权利保护工作组中我们接到了大量的投诉，跨越众多的选区和利益相关方团体。而有人告诉我，我们以前没有接到过投诉。但我参考了丝黛芬妮的说法，她说有过投诉。如果我们有时间，她可以谈谈在 EPDP 中的投诉。

我以为问题会在后续流程之前全部解决，但我们有同样的问题。这真的会促使人们远离我们的流程，而不是走向它。我不知道没有那些一直在参与评议的人们的参与 — 这些评议大约与 ICANN 存在的时间一样长 — 我们如何继续朝正确的方向运转。但我们真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使它变得更简单。谢谢。

---

马修·希尔斯：

谢谢凯茜。

我想戴维·奥利佛 (David Olive) 要解答一下 —

戴维·奥利佛：

好的。我知道你们想继续讨论其他话题。我简单说一下，这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依据是有人提出要简化评议的方式，使它更简单，并且能让人们集中注意力。对于一个人来说，要收集 50 页、100 页的文件并对此发表公开意见，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是一个尝试，把工作组需要的东西、收到的意见进行解析，提供一个集中注意力的方式。

所以，我们当然会研究改进这一点。Google Docs 是实验的一个要素。我们也允许人们像过去一样附上他们的完整声明，所以这并不是对我们以往做法的巨大改变。我们正在实验，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我很乐意解释一下背景，以及通过我们一直联系的焦点小组来改变和改进这方面的努力，我也会这么做。所以我就说到这里，你们可以继续讨论其他重要的话题。谢谢。

---

凯茜·克莱曼： 戴维，请允许我追加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线下开展工作，我可以分享工作人员可以做些什么来简化这些事情，这样既方便帮助其他人更轻松地参与评议，又能够方便意见提出后的处理工作？

戴维·奥利佛： 我们很乐意和凯茜交流。我们已经为 EPDP1 和 2、后续流程等等这么做了。我们想听听那些表示不喜欢的大量投诉者都是谁。我们想了解，所以很乐意这么做。

我将向整个 NCSG 提供背景和理由。所以这太好了。谢谢。对此我们很期待。

马修·希尔斯： 很好。非常感谢二位。

我还看到丝黛芬妮和米尔顿举手了。我想确定一下不是现在举的，而是之前的。不是的话我们就继续。好的。谢谢。

丝黛芬妮 —

丝黛芬妮·裴琳： 我会在线下做这个工作。我只想说，我支持凯茜的意见。这并不是说我们觉得 Google Document 在很多方面都没有用。但它确实显著改变了意见的输入方式。而且对于那些随机评论者来

说 — 他们可能对我们的一些主题有不同的专业看法 — 它是令人不快的。所以我认为它遏制了外部帮助，而不是带来了外部帮助。

但是采用一种混合的做法可能是有用的。它肯定会得到回答，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它很方便。谢谢。

戴维·奥利佛：

谢谢，丝黛芬妮。

马修·希尔斯：

丝黛芬妮，你要介绍下一个问题吗？

丝黛芬妮·裴琳：

好的。非常感谢。还是丝黛芬妮·裴琳。我想把下一个问题交给拉菲克·丹马克 (Rafik Dammak)。

很明显，我们在 10 月初就进入了运营设计阶段，这非常有趣。我想这里有一些问题。我们很感谢你们到 GNSO 理事会会议上讨论它。

那么交给你了，拉菲克。

拉菲克·丹马克：

好的。谢谢丝黛芬妮。我是拉菲克·丹马克。

首先，感谢给我这次机会讨论这份新文件。在我们召开董事会和 GNSO 理事会联合会议时，讨论就已经开始了。会议期间我们听到了一些对提案的解释，它更像是关于 ICANN 组织和董事会现有实践的开放和透明问题。

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保证，它不打算改变理事会批准的政策建议。但是在这里我要提出几点，首先，设计流程/可行性考量应该加入到 PDP 工作组的审议当中。事实上，它们已经在 PDP 手册中，也许不够详细，但已经在那里了。

而且如果你们还记得，在 EPDP 帮助研究可行性和了解来自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的意见方面，我们有来自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的联络人，他们可以在早期阶段给予任何反馈。

但是你可能会怀疑，关于这类协商的方法和发起时间方面，总是存在一些担忧。我认为把它纳入考虑很重要。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它应该通过正常流程来得到保证，就像对于任何公众意见一样。

我认为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尽管它一直保证无意改变政策建议，但我认为那不足以提供防范。在政策和实施之间，总是存在这个挑战。就像我们了解的 IRT。人们还担忧这个设计阶段将变成另一个做出变更的机会，甚至是在建议批准之前。所以我们需要听到一些更具体的防范措施，而不仅仅是一些原则。

---

也许可以制定并运行某个东西，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方面。

我想，对这个委员会设计反馈小组的另一个担忧是，它可能会成为使建议早期参与进来的一个工具。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对于那些加入 IRT 的人，我们有介绍 DL 根以及建议批准后如何运作的动画。

所以我的意思是，比如，我有一些问题。也许我可以详细说明，比如具体案例，这个运营阶段在实践中将如何运作。例如，如果最后，如果是在 PDP 的后期阶段，将会给 PDP 工作组的工作带来哪些影响，比如完成他们的建议。他们要不要等待设计阶段结束，等等？

所以会有这类变化。我认为如果我们谈论设计或任何其他考量，比如财务方面或成本等等，它应该嵌入到 PDP 工作组中。我们不应该创造更多阶段。我们需要简化流程，不要增加流程的复杂性。

此外，跃然，在他给 SO 和 AC 领导的通信中，谈到了对 PDP 生命周期的全面考量。但是我们还没有掌握很多相关细节。就我个人而言，这甚至更令人担忧，因为说到底，从 NCSG 的角度来看，谈到 gTLD 政策，那是任务，是职权，是 GNSO 负责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存在很大风险。



---

我理解你们渴望改进，但那会给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流程带来更多风险和影响。

我说完了。我看到有一个回应，稍后我会跟进。

马修·希尔斯： 谢谢，拉菲克。非常全面。非常感谢你的反馈。了解这类反馈非常重要。我想先请跃然回应一下，之后我想其他几位董事会成员可能也会发言。

马腾·波特曼： 请允许我表达 —

马修·希尔斯： 马腾。

马腾·波特曼： 我只想表达，为什么从董事会的角度来看，从原始政策提案，到准确把握我们实际要同意的事项、在工作和有效性方面会产生哪些影响，这个过程如此重要，并且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实施它。

所以不是说“就这么干”并开始实施，不管后面发生什么。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准确理解它，并通过一个透

---

明的流程来执行。跃然的提案 — 最好由跃然来解释如何制定，以及如何回应拉菲克担忧的问题。

马跃然：

谢谢，拉菲克。也谢谢马腾。

首先，正如我之前说过的，这个流程一直存在。在董事会做决定之前，有 — 你可以分开它 — 让我退一步来说。当 GNSO 理事提出一项建议后，我们的工作就变成了确保这些建议落实，也就是说我们要弄清楚怎么做这些事情。

董事会会在它的审议中要考量很多事情，不只是政策。以 GDPR 为例，你们知道，从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在谈论建立一个技术系统。有的人称之为工单系统。有的人用别的名称。它实际上是一个技术系统，必须通过一种全面的方式建立。在董事会出于受托责任做出决定之前，他们必须了解要花费多少。情况并不是他们不说不应该花钱，而是他们需要这么做。为了能够了解这一点，你就需要设计。

谈到后续流程，它可能总共要投入 3、4000 万美元，然后他们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要为它寻找资源吗，跃然？所有有大量制度性问题。

拉菲克，顺便说一下，我同意你刚刚说的很多事情。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说，对，我们在实施阶段有一个问题。对，其中一些事情可能早就应该解决。

然后你也说到，应该在 PDP 中做更多的事。你可以那么说。我不能那么说。谈到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你是社群的一员，但实际上我同意你说的话。有一些事情应该在 PDP 中考虑。

但我们的情况是，当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可以说，嘿，各位，这里有一些事情。但是当我们董事会准备做更重大的决定时，我们也要确保对社群保持透明。

拉菲克，有一件事你说得很对。在我们正式制定这份文件之前也大量讨论过，那就是争取最后机会对比透明度的风险，因为透明度产生了问责制。

这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平衡点。所以我对此的理解是，在这方面怎么透明都不过分。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求的一些制衡实际上就是让社群知道 ICANN 组织目前正在筹备什么。而不是要董事会走开，静候 ICANN 组织的佳音。在设计阶段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现在的情况是，在董事会做出决定之前，董事会已经深度参与了。情况并不是我们坐在世界的一角，无所事事，然后有一天董事会一觉醒来发现收到了大量意见，然后说，哦，我们要做决定了。董事会的设置决定了它从头到尾会一直深度参与到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当中。

我们要提高这方面的透明度。我们要能够检验我们理解得对不对，因为你和我一样清楚，在进行一些关于建议的对话时，有时我们甚至看到，一谈到实施，情况就会变成社群在这些建议的解释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在董事会做出决定之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好。我们看到比如在第 1 阶段，董事会回到了 GNSO 理事会并且也就某些事项问了一些问题。

这不是 — 也许实际上到最后这会让实施更容易进行，因为，记住，当董事会做出决议时，他们会指示 ICANN 组织去实施。我们都知道实施方面一直存在挑战。这些挑战也许应该解决。

也许从总体时间来看，这样会更有效。但是对我来说，它和透明度、问责制息息相关，确保社群，特别是在 PDP 方面，应该 — 这是一个和 GNSO 理事会的对话。

有趣的是，GNSO 理事会似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为 GNSO 理事会在谈到快速 PDP 时表示，他们希望在董事会做出决定之前和董事会进行讨论。

为了让董事会对此做好准备，我们必须进行一些设计，因为不然的话，董事会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最后一点，你谈到了它和目前的 PDP 的关系。在构造中我们说到，它会在 PDP 做出决定之后发生，因为我们不想干扰 PDP 中的政策工作。对我来说那一直是基石。它会在 GNSO 理事会作出决定后发生。

有趣的是，在我们开始讨论它之后，有人提出来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开始？”我们都可以 — 我不认为 — 这不是它的本意。顺便说一下，做出设置运营设计阶段决定的将是董事会。不是

我，而是董事会。而且我们不会凡事都设置一个运营设计阶段。它针对的是更复杂的问题。它针对的是可能会对 ICANN 组织产生制度影响的问题。例如，他们在拍卖收益工作组中所做的出色工作。董事会想了解你们如何 — 我要如何围绕此构建一个系统，如何确保我们遵循拍卖收益工作组的原则，确保我们对制度问题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便能够支持跨社群工作组的成果。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它其实是关于讨论的透明度、问责制的。

我同意你说的大部分观点，拉菲克。并且请相信我，我们正以一种很好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你也提到了其他一些事情，那就是我向 SO 和 AC 领导透露了董事会正在研究 — 因为存在很多误解，有时人们不清楚在董事会做出决定后实施中会发生什么。

所以董事会正在研究制定一个名为实施工作指导原则的材料，实际上就是董事会告诉我们如何开展实施工作。为了在这方面做到透明，在这些指导原则变成对我的工作指示之前，我们要走出去，董事会要联系社群；让社群发表意见。

关于 ODP 还有一点。董事会和我本人对此的看法是，如果把社群交流的部分拿走，把 GNSO 和它的交流部分拿走，那么就可以将它视为一个非常内部的东西。你知道，这是董事会要求 ICANN 组织在董事会作出决定之前去做的事情。但是我要恭喜董事会，他们决定把这些内部流程也发布出来让社群了解和评

议，并开展像这样的讨论。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透明度意见。

这个回答很长，但是你切中了要害问题，拉菲克，所以我很抱歉。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这里有很多人举手了。丝黛芬妮，你又举手了吗？

丝黛芬妮·裴琳： 我举手了，但我会等到我的顺序。我已经发过言了。

也许塔蒂阿娜 (Tatiana) 可以先说。

马修·希尔斯： 塔蒂阿娜？

塔蒂阿娜·托皮纳

(Tatiana Tropina): 好的，非常感谢。我看到我不是第一个，但是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

我写了很多条注释。现在我会尝试顺着这个思路来讲。

跃然，你的回答很长，我对你刚刚说的话有一些意见和问题。

你提到这个流程已经存在，那么重新设计它的需求是什么。但我的问题不是需求是什么。你在阐明观点时谈到了这个需求。

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确保你的提案将会修复你在现有流程中所看到的缺陷？

这里有一些议题我觉得跃然似乎混为一谈了。第一是透明度和透明度与集体意见之间的平衡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看来你试图通过协商和集体意见来提高透明度。对我而言，董事会的透明度 — 董事会决策流程的透明度有其他含义。我相信这里会产生漏洞，就像拉菲克所指出的，对于谈判而言。而且它和提高或降低透明度无关。也许，最后，这种对意见的开放性和谈判的漏洞，这些问题将真正使透明度降低，因为你又一次开放了这个通道，这里我确实看到了的风险。

你也说到，你希望看到如果社群对如何实施政策产生分歧，最好是尽早解决它或者至少确定它，但是这里我确实看到了一个重启点和很多谈判问题。GNSO 对政策进行了表决。假设一些社群成员、部分社群成员对此非常不满意。为了解决实施问题，如何防止将议题重新带到谈判桌上？这里我看到了角色漏洞，因为在我看来，透明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和这个与透明度完全无关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

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你们要探讨意见，如果你们要探讨解决部分社群成员认为有些工作不大可能实施的问题，那么你们如何确保这个流程防止重新谈判？等等等等。

谢谢。

马修·希尔斯：

塔蒂阿娜，我是马修。在跃然开始回答之前，我想向你保证董事会非常清楚一些人的愿望，想要在政策被提出之后再次争取变更机会，这是一个担忧。所以这一点不会被忽视。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提案的真实意图。

我是说，从我在董事会的工作来看，我具体关注的是更好地理解建议的范围、围绕建议的成本问题、在建议方面可能做出的各种选择的相关细节。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关于理解和把握一些需要或应当伴随某些建议的细节，而不是设立一个机制或政策，让其他人有机会破坏这个政策流程。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请跃然。

马跃然：

抱歉。我得找到取消静音的按钮。

塔蒂阿娜，我认为这也可以回到 ICANN 组织和董事会的角色上。总是有人游说我们更改建议，但是我们实际上有一些针对董事会的规则和程序 — 我的意思是，我不能更改政策，而且



我也不想更改政策，因为我恰好相信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但是董事会也设定了一些限制，规定如果他们同意或不同意某些建议该怎么做。

现在你可能很了解我了。有时当建议提出后我很难改变主意，因为实际上我相信，如果多利益相关方和 GNSO 理事会提出了某个东西，那就是 — 我没意见。我的工作是为了确保它得到实施。

所以，对，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这将导致另一番游说，但是模型并非如此。

它其实是要确保 — 而且我们想要确保的一点是，我们和 GNSO 理事会进行了沟通来确保我们真正理解对了。我的意思是，你和我一样清楚，有时对建议会有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坐在同一个房间讨论同一句话的人。我们要确保这种情况发生在流程的前期而不是后期，并且要对每个人保持透明，让他们了解发生了什么。

而且鉴于已经做出的一些决定的复杂性，我们要让董事会准备好。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让董事会准备好。不仅仅是财务方面，还有组织方面。它不是关于建议本身，而是要确保我们建立的系统也切实支持这些建议。我们在这方面做到开放透明。

但是我同意有关保障和防范的观点，防止我们改变对 GNSO 理事会建议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和 GNSO 理事会进行确认，说，嘿，各位，我们理解对了吗？然后再交给董事会。

所以我希望这个防范措施能够在这方面帮到我们。

再次说明，透明度和争取机会再次变更之间的平衡点总是很难把握。而且我同意你说的，ICANN 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斗争。不只是我们，还有其他每一个人。但是这里，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在你们关心的东西进入董事会之前提高透明度，并使它成为决策流程的一部分。

马修·希尔斯：

好的。还有很多人想发言。

塔蒂阿娜，你比划了一个二。你说你会很简短。非常非常简短。

塔蒂阿娜·托皮纳：

我会非常、非常、非常简短。

跃然和马修，我毫不怀疑它是善意的。我毫不怀疑这一点。我要说的就是，我们需要加以防范，然后回到拉菲克说的，我们不要使流程复杂化，而要努力简化流程，而且不要开启任何重新谈判的大门。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塔蒂亚娜。

丝黛芬妮先讲，然后是拉菲克，之后是米尔顿。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我是丝黛芬妮·裴琳。

这是一个宽泛得多的问题，你们可能会回应说“去跟 GNSO 讨论它的 PDP 流程”，我会努力这么做。但是回到我们在 EPDP 上耗费的漫长时间上，令我再次感到震惊的是，我们在工作中缺乏一个风险管理框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项目，因为其他 PDP 也会持续数年，而且我们尤其要推动 EPDP 进行一个隐私影响评估和人权影响评估。这些无疑是风险管理工具，能够让我们发现人权和隐私方面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人权和隐私当然极为重要。

但是，在这些事项的前端进行正确的风险评估将使我们能够及早发现风险，例如财务上的不可行性，这样我们的团队成员就能更好地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

现在，我们正推进隐私影响评估，目的是教育人们 GDPR 的实际意义，尽管我们为此努力了好几年，但还是有人不理解它。现在，我们在文件中做了大量让步，但是这些让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董事会批准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单独审查 SSAD 的技术可行性，而不是作为 PDP 流程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法律问题。现在那很好，但是既然这是一个用于根据 GDPR 披露个人信息的法律工具，那么这个技术流程本来就可以从风险筛查中获益，看看你们构建的东西是不是在法律上不可行。

所以我只想恳请你们采用一个更加基于风险的方法来启动这个漫长、费力且昂贵的程序。只有这样才有意义。风险不是一切，但是及早发现各种各样的风险，不管是财务、政策、人权、隐私还是文化影响上的，都会非常有用，哪怕只是作为一个教育工具。

所以我认为这确实合理属于 PDP 阶段早期的工作。显然在它结束之前还需要更多检查，但希望这些检查是在最终报告发布之前进行，这样我们就不会耗费所有时间构建一个我们无法承受的东西。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丝黛芬妮。

这里我就不念名单了。拉菲克，然后是米尔顿。

拉菲克·丹马克：

谢谢，马修。我是拉菲克·丹马克。

首先，回应一下跃然的意见，澄清一些事情。首先，我确实相信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关于实施的 CP 框架，并且它描述了不同各方所扮演的角色。我也理解，从文件来看，这个设计阶段将包含在这个框架当中。

我们也需要了解这一点，因为 — GNSO 理事会曾经提到过。首先，跃然，我就是那个提交动议并补充说明要和董事会进行对话的人，而其用意，实际上就像我们在理事会/董事会联合会议上所解释的，只是为了帮助董事会进行考虑，汲取 EPDP 第 1 阶段的经验。

但是回到 GNSO 理事会，我们承认 PDP 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 PDP 3.0。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范围界定更合理的 PDP，不是说在一年内。它的意思是在 PDP 中涵盖更少的主题，这样将有助于降低复杂性。

我可以理解对于后续流程，或者对于（听不清）建议或流程，早前发现了一些复杂的问题。但是未来在 GNSO 采取的方法中要避免这种情况，就是要合理界定 PDP 的范围，所以我们不应该期待有太多建议，而且我们要一次尝试解决一个问题。

---

所以为了降低复杂性，我们将来很可能不需要这个阶段。更好的做法是嵌入，将所有评估，像成本、可行性、技术面、运营面等等，嵌入到 PDP 工作组的讨论中。

其目的就是帮助审议，帮助工作组成员了解他们提出的政策提案有何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坚称我们需要在一开始就这么做。这是一个迭代流程。我们不应该等到最后你们提出最终建议的时候。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提醒，在建议方面，在你们的最初报告和最终报告之间，通常都没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事实上，在早期阶段，你就可以清楚了解接下来的事情。

我要提醒的是，现在我们鼓励从 EPDP 开始，让董事会联络人和 ICANN 组织参与到流程中，就像我们鼓励所有 AC 参与到 PDP 中那样。在我们审议建议时，我们希望人人都参与到这个阶段中。这样就可以吸收各方不同的观点，帮助构建一个技术上可行、可以运行等等的事物。

这是我真正想要推动的。让我们看看怎么简化这个流程。GNSO 和 GNSO 理事会可以引导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承认所有问题，在 PDP 方面我们应该改进。我知道它是善意的。我不评判它的意图。我只想谈谈你们本着善意可能会如何带来新的问题。

我相信 GNSO 理事会和 GNSO 可以处理，因为它负责 PDP。我们有既定流程。比如我们有 CP，我们可以研究如何 — 我是说，我先前提到了，也许没说清楚，我们在 PDP 监督中有这些问题。问题更多地在于，我们可以如何提供资源，就像文件中提到的那样，比如带来外部专家、建议、有 ICANN 组织，等等，并且有预算来开展工作。甚至在我们制定 PDP 章程时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章程中纳入了我们需要的预算和资源。

因此，你们也可以在 PDP 期间带来所有这些资源，而不需要等到最后。你可以有一些东西不需要任何改变，并且有董事会的参与。关于联络人，你不应该真的等到建议递交后才提出意见。我知道，董事会有核心小组，你们在核心小组讨论，提前收到意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依然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创建一个新的载体，建立那个额外的流程。你已经有董事会发起公共评议来征求意见。

所以，我可能要同时总结很多问题，但总之就是我们可以简化这个流程。相信 GNSO 理事会会这么做，让我们在 PDP 工作组上线后就开始。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马跃然：

我可以讲几句吗？

---

马修·希尔斯：                    好的。

马跃然：                            我对你说的大部分观点都没有问题。我要指出一点。ICANN 组织不是利益相关方或政策制定流程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被这样看待。这一点，自从我加入 ICANN 以来，就一直试图尽量明确。这有时很难，因为有时当你向 PDP 提供事实时，事实并不总是被视为事实，而是作为一个有趣的意见加入讨论。

而且我认为，让我的员工成为谈判的一部分有点不公平。我们不应该这样做。这不是我们的角色。

我们的角色是确保 — 它是一种帮助资源，没错。所以，举例来说，制定时间表 — 只是给你们一些实用的东西。所以 ICANN 针对后续流程发布了一个建议提案进行公共协商。而我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做一个系统方面或社交方面的设计。

人人都知道要在后续流程里实施一些东西，GDPR 等等，那是需要时间的。找到一个系统需要时间。设计系统需要时间。它需要时间来（听不清）它和所有这些事情，董事会需要了解这些事情才能作出决定。所以我认为做这些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当我看到组织是 — 当你问我们关于 EPDP 的潜在成本问题时，我们说这只是一个猜测，因为在我们到达终点之前，你们有大量工作要做。



如果有人问我实施第 2 阶段的成本是多少，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实际上必须与计算机专家坐下来讨论。我们必须与法律专家坐下来讨论。丝黛芬妮，你之前提到过数据的国际传输。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在系统内解决，从技术角度解决个人识别。

所以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一直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要对此保持透明。这是我們想做的事情。而且我认为这样会简化日后的流程。我认为实施其实会越来越越好。

因为如果说要实施，而董事会还没有掌握足够的事实来作出决定，那么这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拉菲克，我同意你的观点。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希望在政策制定流程中提供事实。但是，另一方面，它需要由社群来对建议作出决定，而不是由 ICANN 组织或董事会来决定。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

米尔顿。

米尔顿·穆勒：

好的。听着，我希望大家都充分认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实施审核小组已经是人们尝试重新提出政策问题的地方。有人对此有异议吗？我的意思是，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你们要做的就是打开另一个空间，在那里做这件事。

让我们以 SSAD 的成本为例，它已经被提出来，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参照点。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说要在董事会真正作出决定之前进行这些计算和讨论。这真的很危险，也很有趣。所以，假设你认定 EPDP 向你推荐的 SSAD 成本太高，不值得，那是一个价值判断。那是一个政策判断。你又是根据什么来认定它的成本太高呢？

政策流程中已经提出建立一个混合模式的 SSAD。你的工作就是实施它。而不是事后批评这个政策决定。

你有什么理由去事后批评政策决定呢？你真的认为在评估它是否成本过高而不实用时，你不会被每个不想让它发生、想要改变它的发生方式的利益集团大力游说吗？这种情况当然会发生。

所以我不明白，你到底要让什么透明化。我们已有的实施流程已经完全透明了。它是在一个工作组中进行的，而且已经高度政治化了。那么，你要让什么变得透明？董事会改写 GNSO 议定政策的过程吗？这是你们在做的事吗？你要把游说过程透明

化吗？你已经获得董事会的公开意见了。我真的认为这是个坏主意。你只是在一个已经耗尽精力的、政治化的、被操纵的流程中增加了一个额外的阶段。你必须坚持你的流程。你必须使它可预测。我们必须根据我们在明确规定的流程中达成的共识来决定结果。而且你必须停止在每次遇到棘手问题时重新发明流程。

有些人就必须咬紧牙关，接受流程的结果。谢谢。

马跃然：

我一直觉得你我之间有一些沟通问题，因为当你重申我说的话时，总是和我的本意有出入，我认为我其实并没有说你说的这些话。

我想说的是，董事会需要知道它的成本是多少。这是他们受托责任的一部分。这也是一件已经 — 最后要列入预算的事情，你不希望赋权社群停在那里。但你确实可以做最后的商量。

我想我从一开始就说过，当建议完成后，我的工作是确保它们落实，这也是董事会的工作。所以我想，要么是我们的通信线路坏了，要么就是你误解了我的意思。通信线路坏了总是发送方的责任，而不是接收方，所以对此我很抱歉。

谢谢你给我机会重申我一开始说的话。

---

至于为什么它不能在 PDP 流程中进行，我想对于 PDP 来说，很难告诉董事会比如说应该选择哪个数据计算机系统，我想对于 PDP 来说，很难确定比如说 ICANN 组织的哪个部分要实际处理这个社群事务，组织问题。所以有很多这样的问题需要处理。我希望这样可以排除你刚才说的一些问题，米尔顿。

马修·希尔斯：

马腾，我看到你在等候发言。

马腾·波特曼：

是的，请允许我补充一下。政策是一些功能，而要发挥这些功能，就要实施。而且有不同的实施方式可能会影响功能。跃然不想回去在黑暗中做这项工作，他要求获得一些明确性。

现在，按照拉菲克之前的意见，也许应该 — 或者部分放到 EPDP 阶段或者 PDP 阶段。是的，我对此表示赞同。

对我来说，主要是作为董事会，重要的是明白这些要实施的功能意味着什么，这是不是一件负责任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有帮助，是不是能有效实现政策的意图。

所以这样一来，就像跃然一开始说的那样，我们一直在把功能变成运转的系统。而现在的要求是使这个流程更加可行，严格遵循这个流程，并通过确保我们的每一步都可见来展示我们是怎么做到的。我希望这个回答能有帮助。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

丝黛芬妮，在我们进入董事会的问题之前，我想回到你这边，因为我们还有大约 20 分钟的时间了。现在你还有其他问题要提出来吗？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我是丝黛芬妮·裴琳。我真的希望有人能解决我的问题，谈一谈风险评估，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在 RDS 审核小组得到了惨痛的教训，在那里我们虽然开展了工作，但如果进行了风险评估，这些工作就不会是纸上谈兵了。

我认为，为所有这些没开好头的流程提供资金，将是董事会的一大隐忧。但在这之前 —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回答这个问题。

但我想介绍布鲁纳·桑托斯 (Bruna Santos)，她将接替我担任 NCSG 主席。如果我们能把她提升为专家组成员，她就可以回应了，特别是对董事会的问题，因为从下周起她将开始领导我们。

弗朗克·卡拉斯科：

她已经是专家组成员了。

---

丝黛芬妮·裴琳： 啊，好的，太好了。非常感谢。那么也许，布鲁纳，在我们进入董事会的问题之前，你想说几句吗？谢谢。

布鲁纳·桑托斯： 大家好。我是布鲁纳·桑托斯。我真的不想再占用董事会提问的时间，只想说我很期待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与大家一起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进行接下来的讨论。也谢谢丝黛芬妮的介绍。

马修·希尔斯： 恭喜布鲁纳。也谢谢丝黛芬妮，感谢你带领我们走到这里，并请来了布鲁纳。非常感谢。

不过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我想谈谈风险问题，丝黛芬妮，非常简短地回应一下。

风险对董事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有一个风险委员会。我们很多人一直在持续探讨风险问题。我们在战略规划流程中考虑到了风险问题。因此，它当然是董事会的首要考虑因素。

我可以理解，每当有人在考虑这样的 PDP 流程时，风险都应该是该流程、该进展中的一个要素。这是一个持续关注的问题，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我就说到这里。

---

好的。我想请曼蒂娜 (Mandla) 和马腾介绍一下董事会议题，然后展开讨论。谢谢。请播放下一张幻灯片，谢谢。曼蒂娜，马腾？

曼蒂娜·米斯曼：

好的，太好了。我想 — 谢谢马修。我是曼蒂娜·米斯曼 (Mandla Msimang)。

董事会的中心议题是加强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有效性。实际上，我将介绍一些相关的背景和语境，回顾一下我们是如何进展到今天的，特别是从我们实际展开过的讨论的角度。

大家都记得，去年年初，董事会启动了一个项目，旨在提高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有效性。这也是战略规划中提出的战略目标之一。因此，这一努力对于确保该模型能够不断发展，并满足全球社群的需求确实很重要。

就像 — 我想是凯茜之前说的，评议是 ICANN 流程的秘密武器。我们已经确保我们考虑到其中的大量细节，并将我们在这个流程中所做的一切与我们从社群收到的意见相协调。

因此我们 — 在项目启动后，我们收到了社群的意见，作为围绕运营和财务规划的更大讨论的一部分。这个讨论是由曾参与过 ART — ATRT1 和 2 流程的布莱恩·库特 (Brian Cute) 主持的。流程中提出了 6 个优先主题，社群认为这些主题 — 或者相信

---

这些主题阻碍了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有效和高效运作。其中包括工作的优先次序、资源的高效利用。

因此今年 6 月，我们公布了一份文件征求意见，并收到了更多意见。我想是在 8 月 — 没错，在 8 月份我们结束了评议，并得到了最终意见。以上就是我们的进展介绍。

关于未来的发展，有一点非常清楚，尽管这是我们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和核心的流程，但社群的资源 and 带宽已经非常紧张，几乎要耗尽。因此，我们正在努力确保我们认识到社群成员相当繁忙，就像我说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已经不堪重负。因此，在推进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方面，我们不想重复任何正在进行的工作。相反，我们要做的是协调现有的努力，增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因此，我们所做的就是 — 根据社群的意见，我们对已确定的六个优先领域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先排序，并提出了三个关键领域，我们将首先与组织和社群一起研究这三个关键领域。这包括确定工作的优先次序和高效利用资源，确定工作的优先次序和范围，以及共识的代表性和包容性。这些在你们看到的文件中都有很多详细的描述。

我们想要看看它们是如何影响 ICANN 正在进行的一些其他流程并被这些流程所影响的。



因此，我们为提高模型的有效性所做的工作，将与 ATRT3 和 PDP 3.0 流程的工作进行协商或协调，并且我想，我们将努力确保这些流程和这个加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流程之间产生协同作用。

我们也努力确保在有任何差距的地方，我们会注意到这些差距，并确保社群所确定的差距和问题得到解决，因为这些差距和问题降低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效率和有效性。再次说明，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任何人的工作量。

因此，就像我说的那样，这三个优先领域的确定，并不表示其他已经确定的领域不会得到解决。它们将在五年规划期间解决。而且我们可能会发现，在解决我前面提到的三个优先主题时，它们也会一并得到解决。因为这些问题有很多方面交织在一起。

但是我想，目前的情况总结起来就是，文件已经完成，我们正进入实施规划阶段。所以我们提出的计划是，每个人的意见都将集合到一套行动方案中，并分配资源，然后我们将提出一个实施时间表，在我们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大量的投入和意见。

因此，我认为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获得更多关于后续步骤的意见，了解你们确定的关键问题和机会是什么，并真正听取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想，马腾，如果我有什么遗漏的地方，请你一定要提出来。

---

马腾·波特曼： 蔓蒂娜，我觉得你说得很好。只是有一点，这不是我们要实施和完成的事情，所有事情都要在一年内完成，然后就不再考虑。这是实现我们战略规划中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的第一步。其他都很完美。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谢谢，曼蒂娜。

接下来可以提问或提意见，正如曼蒂娜所说的，在提升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有效性的关键问题和机会方面，我们也询问过你们的想法。所以期待你们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谢谢。

丝黛芬妮·裴琳： 还是丝黛芬妮，虽然我很乐意把话筒交给布鲁纳。我想我们没有准备好对此发表意见。我知道它有一 — 你知道，因为这是一个持续的讨论，在过去 — 噢喔，我关闭了我的信号，但我的狗好像叫起来了。很抱歉。一定是后院来了只松鼠。

事实上，这项工作的进行正好赶上了 COVID，我想，这或多或少影响了我们的成员。我看到我们的参与度与往年相比有所下降。而且我非常关心我们的全球外展工作。

我想，在和跃然的几次通话中我已经抱怨过这个问题，并且在过去的几次会议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真的开始影响

---

到了我们。我无法想象一年后我们会在哪里。所以我们正努力关注这个问题，提高我们的参与水平。

如果 NCSG 的成员有什么想法，我们非常欢迎。

马修·希尔斯： 谢谢丝黛芬妮。我看到拉菲克举手了。

拉菲克·丹马克： 好的。谢谢。马修。我是拉菲克·丹马克。感谢你介绍关于多利益相关方举措的所有情况。

在这里我只想提一个问题或意见，我们谈到了有效性，我相信我们都在努力，而且我注意到，董事会也在，就像为 PDP 3.0 所做的那样。但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多次谈论管道，并希望看到事情如何快速地推进。我很想知道，在有效性方面，董事会想要做些什么。我在这里并非特指某件事，但是我认为，例如，你们有多个来自不同 PDP 或审核小组等等的建议要考虑和批准，然后启动实施工作。我认为在很多很多方面，事情都被拉长了。我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要讨论运营阶段，你们要在确定影响和结果的情况下批准工作。但是我知道，董事会想要做些什么来改进这方面。我们如何才能缩短从审核小组或 PDP 提出建议到改进建议并开始实施中间所花的时间。实施本身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对于后

续流程也有一个担心，比如说，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建议。实施的时间将会更长。

所以这是一个管道。我想关注董事会的这方面，你们这边是如何努力改进的 — 因为我们想要将它本地化。但是我只想知道你们这边是怎么做来改进整个流程的。

马修·希尔斯：

谢谢，拉菲克。

我想我们有一些董事会成员可以回答一下。也许贝基 (Becky) 或者艾芙丽 (Avri) 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在确定优先次序和简化流程上所做的工作。也许你们中的一个人可以先说，谈谈拉菲克提到的问题？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艾芙丽，你要先说吗？

我听不到艾芙丽 —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我希望你能说说优先次序，但是请继续。

贝基·拜耳：

好的。我想你们都知道，董事会在一年多前就开始思考如何处理各种各样来源的意见、社群意见、建议，我想，这是从一些审核小组开始的，但是，我们要考虑收到的所有建议，规划这些建议的实施并确定优先次序。我们开始从整体上思考这个问题。

大约一年前，我们发表了一篇关于第一部分的思考文章，内容是关于构建更好的建议，思考规划和优先次序的确定。在 ATRT3 工作期间，我们暂时停了下来，因为 ATRT3 事实上也在解决优先次序问题。现在既然有了 ATRT3 报告，我们开始回到这个问题上。这与规划部门的成立非常契合，我想我们会带着更多问题和框架回到社群中，并就这个问题征求意见。

同时，我们真正考虑的是如何建立一个规划和确定优先次序的系统，显然要让社群参与其中，并了解如何将其纳入预算流程。

因此，我们正从整体上解决这个问题，并与社群合作，以便了解和开发一种机制，使确定优先次序成为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部分。

下面请艾芙丽谈谈简化审核的问题。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你，贝基。是的，我是艾芙丽。

基本上，在审核方面我们也想做同样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都注意到了审核数量以及他们所花费的时间超载，而且还有一个事实，你知道，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最后都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虽然是处于不同的阶段。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在 ATRT3 中暂时停了下来。

现在，我们正在研究 ATRT3，看看如果我们实施他们给出的结构会怎么样，会不会起作用，会不会产生其他差距，会不会与任何其他优先事项发生冲突，这些优先事项是在审核中确定的，包括运营和细节方面。

所以，你知道，在我们就 ATRT3 建议作出决定之前，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这些建议是有时间限制的，需要在 12 月或 12 月初处理。所以，我们现在正检查这方面。而且，你知道，我们一直希望在这项工作和这些事务上变得更加高效，最终帮助提高效率并减少人们的带宽负荷。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涵盖你的所有问题，但我就说到这里。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和艾芙丽。

我注意到时间不多了。

拉菲克，我希望这对你的问题有一点帮助。

---

我看到凯茜举手了。那么，凯茜，先请你发言，之后我想我们要稍微总结一下。

谢谢。

凯茜·克莱曼：

我很快。我要感谢蔓蒂娜所做的全面介绍。对我们当中跟进其他事项的人，我真的很感激。

我想你们很快就会从社群得到更多带宽。你知道，两个主要的 PDP 工作组正在做收尾工作。这会释放出一些人来进行研究，他们会带来从这些 PDP 中学到的知识，包括后续流程和费率保护机制工作组。

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下 ATRT 和它的少数派声明。令我惊讶的是，似乎有四分之一的 ATRT3 成员提交了少数派声明。我想有 16 名成员，其中有 4 名成员提交了少数派声明，包括来自 NCSG 的迈克尔·卡拉尼克拉斯 (Michael Karanicolas)，他谈到为何需要在 SO 和 AC 内制定利益冲突和透明度协议以及其他问题。所以我想向你们指出那些少数派声明，不是说它们得到了完全同意，而是有成员在审核小组花了那么长时间。在审核小组中，你们花了大量时间试图将少数派意见加入主流。所以我认为这彰显出了一定问题。

而且我也希望有人和我一起考虑做一个民意测验，因为我看到我们社群中出现了分化。由于 COVID，我们的一些成员实际上

有更多的时间。他们不再投入工作。他们有很大的带宽和良好的接入。他们在家工作。实际上他们似乎有更多的时间，但我们的许多成员，特别是要工作的父母，时间变得更少了。他们既要看孩子又要全职工作，并且还要做志愿者工作。

因此，我一直试图和费率保护机制工作组努力解决此事，保持成员们的参与度，我知道他们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被迫脱离了我们的工作。

因此，我只想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董事会和我们一起考虑，那就是，当 — 你知道，当疫情仍在继续，当成员们有更多事情缠身时，我们如何保持他们的参与度。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曾经花时间考虑过。你知道，有一个关于未来时间表的讨论，将采取什么工作形式（听不清）讨论是什么带来了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 12:30，世界协调时 13:30。我只想说，我们非常感谢这次会议。非常感谢这些广泛的讨论和问题。希望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些解答，期待下周再见到你们。实际上，就是这样。



---

丝黛芬妮，请你再说几句。

丝黛芬妮？

弗朗克·卡拉斯科： 丝黛芬妮，你需要开一下声音。

丝黛芬妮·裴琳： 抱歉（笑声）。我是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这是我作为 NCSG 主席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真的非常感谢董事会努力和我们进行这些非正式讨论。

我知道有时我们有点咄咄逼人，但我们只是想充分利用你们的时间。

非常感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丝黛芬妮。非常感谢你的主持。我们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努力，期待下周继续讨论。

谢谢。谢谢大家。

[会议记录结束]